

【跟着名篇学党史】⑫

从今年4月1日起,本版开设“跟着名篇学党史”专栏,梳理了21位优秀的共产党人在重庆写作或发表的名篇佳作、诗文书信。截至今日,这一专栏暂告一段落。
初心坚如磐石,使命灿若星辰。这些镌刻在中华儿女心底里的文字,将永远激励人们,感受磅礴的信仰力量,并为之不懈奋斗。
——编者

□本报记者 韩毅

走进红岩革命纪念馆“千秋红岩——中共中央南方局历史陈列”展览,显示屏上循环地播放着《沁园春·雪》短片。在显示屏下方展柜的中心位置,陈列着毛泽东在“第十八集团军重庆办事处”信笺上题写的《沁园春·雪》手稿复制件。大气磅礴、豪放酣畅的书法艺术,将人们的思绪带回到上世纪40年代。

这首中国人耳熟能详的词作跟重庆有什么关系?它是如何公开发表的?发表之后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近日,重庆市地方史研究会会长周勇教授向本报记者讲述了这首词背后的故事。

毛泽东赠柳亚子《沁园春·雪》
“事实上,《沁园春·雪》创作于1936年2月。”周勇称。彼时,毛泽东刚刚走完万水千山而征衣未解,初到陕北,喜见大雪,骑在马背上,哼出了这首词:“北风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

这“冰封”,这“雪飘”,这“莽莽长城”,这“滔滔大河”……既是毛泽东对中国北方地理环境——三九严寒、深沟纵壑的初步印象,更是此时此刻中国共产党和他领导的军队所处历史时代、艰难环境的真实写照。

1945年8月,作为代表着新中国希望的领袖,毛泽东受邀来到重庆。适逢老友柳亚子先生正在选编《民国诗选》,打算收录毛主席的七律《长征》,并把他根据世上流传的版本抄件请毛泽东校订,毛主席便为他题写了《沁园春·雪》。周勇称,坐在红岩村简陋的小楼里,毛泽东笔走龙蛇,将《沁园春·雪》书写在一张“第十八集团军重庆办事处”的信笺上,于1945年10月7日赠给了老友柳亚子,信笺上未题上款,也未署名。

随后,柳亚子带着自己的纪念册到红岩村拜谒毛泽东,请毛泽东在纪念册上再题写了一份。这次毛泽东便题了上款“亚子先生教正”,下款署“毛泽东”。1945年10月25日—28日,中苏文化协会在渝中区中山一路举办“柳诗尹画联展”,柳亚子在展览上公开展出了毛泽东书赠他的《沁园春·雪》的两个手迹。这首词才正式与世人见面。

发表后引发国共两党诗词大战

周勇讲了一个有趣的细节,毛泽东平时作书不常用章,在题写《沁园春·雪》后,柳亚子请他用印,毛带有歉意地说:“没有,我没有带印章。”柳亚子表示:“那我叫人刻两枚,送给你。”柳亚子回到沙坪坝南开中学津南村寓所,找到好友曹美成的弟弟曹立菴为毛泽东治印。

曹立菴,湖北人,擅书法、篆刻,当时仅二十来岁。听柳亚子要为毛泽东治印,他连夜挑选两块珍藏的寿山石起刻了白文“毛泽东印”、朱文“润之”,共二枚。

第二天,曹立菴把刻好的印章送到柳亚子家里。柳亚子立即取出八宝朱红印泥,翻开纪念册,端端正正地在毛泽东题写的《沁园春》上签有“毛泽东”三个字的落款处,盖上两枚印章。

1945年11月14日,吴祖光在他主持的《新民报晚刊》副刊“西方夜谭”专栏上发表了毛泽东这首《沁园春·雪》,接着10多家报刊纷纷转载,顿时轰动山城,也震动了神州。

周勇表示,在这首词中毛泽东写到“惜



《沁园春·雪》
毛泽东

北风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
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
大河上下,顿失滔滔。
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
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
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
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
唐宗宋祖,稍逊风骚。
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
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重庆《新民报晚刊》第二版副刊
“西方夜谭”

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秦皇”一统中国,“汉武”拓土开疆,“唐宗”贞观之治,“宋祖”平乱建国,“天骄”所向无敌。这都是彪炳千秋的事业,阙功至伟,其业至尊。

然而,在毛泽东心中,也不过“略输”“稍逊”“只识”而已。上下五千年,纵横九万里,古往今来,世事沧桑,谁是中国的英雄,谁能主宰当今的中国?词人豪迈地高唱“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其以强烈的思想性、鲜明的政治性、精湛的艺术性,成为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中国文坛上的一件盛事。

这自然引起了国民党方面极大的不快,他们发动一帮御用文人填词攻击。为此,围绕着《沁园春·雪》,国共两党在重庆、在中国展开了一场针锋相对的政治斗争。

1945年12月,在重庆的王若飞将国民党及其御用文人词作、文章,寄给在延安的毛泽东。毛泽东将这些词作转送正在延安的王若飞舅父黄齐生先生,并在信中说“国民党骂人之作,鸦鸣蝉噪,可以喷饭,并附一观”,一笑了之。

折射出共产党人崇高思想境界

“《沁园春·雪》从创作到传诵,历时十年。从默默无闻到惊天动地,从个人之作到时代之篇,从文学创作到史学研究,再从史学之作到阶级之作、时代之作。今天,我们细细琢磨,默默怀想,这首词不正展示了十年里中国共产党历史方位的变动,不正概括了红岩精神得以产生的时代背景和实践基础,不正映射出产生于那个时代并传承至今的中国共产党人崇高思想境界吗?”周勇说。
1958年9月,文物出版社出版了刻印大字本《毛主席诗词十九首》。同年12月21日,正在广州的毛泽东在《沁园春·雪》一词上写下了一段批注:“雪:反封建主义,批判二千年封建主义的一个反动侧面。文采、风骚、大雕,只能是,须知这是写诗呵!难道可以谩骂这些人们吗?别的解释是错的。末三句,是指无产阶级。”

周勇表示,回顾百年历史,重读毛词《沁园春·雪》和批注,我们应有新悟。毛泽东以政治家的高瞻远瞩,战略家的宽广胸怀和诗人的浪漫情怀,对中国历史规律和未来发展走向作了精辟的总结、精当的指引,也是精彩的表述。

□周勇

人类的文明,记载于“图书”,因此人们总是给予图书以最高的肯定与特别的关怀。

中华文明的记载是从“河图洛书”开始的。以图说史,以史证图,中国的历史学就这样铺开写就。那时的“图”大致是山川形胜之“图画”,“书”则既指档案,也指著作。近代以来,西方地图技术传入中国,“图”与“书”相互渗透,成就了近代历史地理学的诞生。记得40年前上大学时,就研读过谭其骧先生的《中国历史地图集》。这种以地图方式呈现中国历史的著作,让我等学子较为便捷地进入了中国历史学的大雅之堂。几十年来,中国历史学有了长足的发展,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城市史学的兴起,在重庆,不独有《重庆通史》《近代重庆城市史》,也有了《重庆历史地图集》《重庆古旧地图研究》。

不过,这些地图集都是历史著作,记远古以来朝代更迭、地域变化之事。而用地图的方式来解说当今的重庆,却颇为鲜见。八年前,2013年8月29日第一期《主城赶场地图》开始,每到周三,便有一张地图登上重庆媒体,走入市民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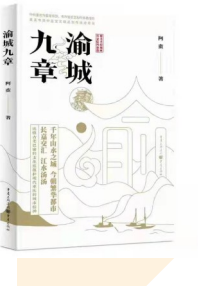
凡重庆山脉、江河、地貌、地名、阴晴雨雾、云海日出,以地图的方式,加纯朴的文字,娓娓道来。后来增加到立春、夏至、秋分、大雪,每当节气到来,必有一份过节地图飘然而至,告诉你那些节气的意蕴和传统的味道。更有重阳登高,历史大事,名人过往,巴渝新景,诗意重庆,城门会馆,体育赛事,下乡赶场,自驾出游,垂钓爬山,非遗美食,民间技艺,踏青赏花,露营数星,亲水漂流,观赏红叶,赏雪泡泉,等等……那些独具一格的地图,一图胜千言,且美轮美奂,亲切可人,让你按图索骥,尽享重庆。

这便是已成重庆名片的“每周一图”。它由重庆市规划局与重庆

□邹安音

我最怕的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突然打开电视机,又突然听见一串熟悉的音律,然后看见“舌尖上的中国”。恰此时胃已经处于饥饿状态,而那些朴实的材质做成的美食,已经像蚕食一样开始咬动饥渴的味蕾。

我实在爱极了“舌尖上的中国”,就像我爱片中的每一个细节和故事。爱屋及乌,那个精心制作



□李显福

收到阿蛮寄来的历史散文集《渝城九章》,为之一喜。



12月11日,《这里是重庆:每周一图地图集》在渝首发。在这部地图集中,读者可通过80个专题、100幅地图、300幅手绘插图、5万多的解读文字,从山水、文化、生活3个维度,深度感知重庆之美。

江山之城 谱图新篇

地理信息中心举办,一办就是八年,到2020年11月11日,他们已经出版341期,成为重庆的一个文化现象。他们给自己的团队起了一个颇为神秘的名字“八二四研究所”,他们的公众号也以此命名。原来,他们醉心于八万二千平方公里的重庆大地,这是他们的“初心”,这每周一图也成了他们的“使命”。

如今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这里是重庆:每周一图地图集》就是他们八年尝试的集中呈现,分为《山水》《文化》《生活》三大图组,汇成了一部以地图语言全面解读当今重庆的地理著作。这其中的《山水》,记自然的造化,是物化的地理。而《文化》,则记地理之上的人文,是人化的地理。至于《生活》,则以传统节气为经,以市民生活为纬,融山水、人文、气象于一体,尽情地映射出重庆人古往今来的生活样态、社会风貌、历史由来。

作为市民,我喜欢“每周一图”,也是公众号“八二四研究所”

【内容节选】

重庆被称作“山城”。从母城渝中半岛到中心城区,再到全市约8.24万平方千米的土地上,山岳随处可见,而且形态各异。最近调查显示,重庆山地面积共6.2万平方千米,占市域面积比重约

相比于“山城”,重庆的另一别称“江城”就显得不那么为人所知。重庆的江河犹如血脉,沟通航道,哺育城镇,造就美景,使得重庆在山的厚重之外,又多了几分灵性。

在重庆众多的江河中,流域面积超过1000平方千米的河流就

的忠实读者。作为一个城市史学者,我真为重庆有这样的一份能够贴心于你的地图而欣慰。终于有一个机会,我认识了这个团队。

创新是他们的追求。第一次读到他们的图,真正吸引我的是其中的创新性。古今一图、史图并重。尤其是他们第一次发现重庆的版图极像一个逆时针旋转135度的“山”字,这最好地解释了重庆这“山城”别称的由来。是他们让地图活了起来、用了起来,找到了地图在当下的出路,让市民生活离不开地图,从而开辟了“地理文化”这一全新的领域。

科学是他们的本色。这些年见诸于媒体的戏说太多,胡说不少。而他们的作品,严格遵循历史学、地理学的规范,融地理、历史、文化、美学为一体,深入挖掘地理内涵,专业涉及地图制图、历史地理、自然地理、景观设计、影视编导、计算机等。这让他们作品相当靠谱,让人须臾不可离开。

亲近则是他们的情怀。这是

重庆有多少山

为75%,比全国的平均比重高出30个百分点以上。在彭水等区县,山地面积占比甚至达到99%以上。“大山区”也因此被定义为重庆的基本市情。

重庆的山地主要分布于中部平

重庆有多少江河

有42条,其他各类中小河流更是不计其数。它们或发源于重庆,或流经重庆,或汇入重庆,形成了全市“一千二百七支”的江河格局。

就流域而言,重庆全境共分为十大流域:长江干流流域、嘉陵江干流流域、渠江流域、涪江流

一个年轻的团队。因为他们心里有人民,所以跑遍重庆跋山涉水,上天入地,栉风沐雨,不以为苦。让他们的这部著作真正做到了既有深入,也有浅出。那些文字专业而灵动,通俗而不媚俗,更不敢弄玄虚。他们在服务市民生活,普及地理知识的同时,传播了城市的历史和文化,让人信服,这就是重庆的重庆,中国的重庆,世界的重庆。

我称重庆是一座“江山之城”。如今,这座“江山之城”有了自己的新市谱、新家谱。

(本文系《这里是重庆:每周一图地图集》序,有删减)



行岭谷区和金周山地区,按照地质构造和地貌特征分为五大片区:南部——大娄山中山区、东南部——武陵山中低山区、东部——巫山及七曜山中山区、东北部——大巴山中山区、中部——平行岭低山区。

域、沱江流域、赤水河流域、乌江流域、沅江流域、清江流域、汉江流域。

重庆的江河流经丘陵山区,形成了重庆众多独具特色的河流地貌,如峡、沱、滩、磧、浩和江心岛等。峡口有沱、沱下有滩,是重庆江河微观形态的典型特征。

杯中有况味 碗底是乡愁

哪里,或许那扇门早已残破不堪,但门上的密码锁仍然紧闭着,等待你童年味觉想象地唤醒!

这一个个简单的汉字,就像装满油盐酱醋茶的小杯子,陈酿着岁月的味道和亲人的浓浓情爱。比如“个人的饮食爱好,像胎记一样私密,只有至亲知道它在哪里。”当读到《父母大人的饮食偏好》时,全中国父母的形象便跃然纸上。如,问儿子爷爷奶奶最喜欢吃什么?儿子很认真的想了想说:剩菜!试问有谁能忍住不潸然泪下?

这一个个简单的汉字,就是一道道简单却又深奥的哲学命题,包藏着劳动人民生活的智慧和哲理。可以是地域的,比如“食物不能强求,尤其是在选择米和面的大是大非上,南方人和北方人很难找到最大公约数”;可以是生活的,又比如“小面的小,不仅仅意味着简单,更代表着重庆人轻巧的生活态度。”

这一个简单的汉字,透露出的是中华传统美食文化的博大精深,是中华文化的传承和创新。比如“关于酱,东方和西方永远谈不拢。”“关于菜汤拌米饭这件事,我讲三点第一,主食崇拜和祖先崇拜一样,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第二,只有小麦和水稻才配叫主食,其他只配叫歧视性的名称:杂粮;第三,孔子云,菜汤拌饭鼎锅烂灶,可见其美味。最后总结下观点:一切不能拌饭的菜,都是耍流氓。”

其实,打开《至味在人间》这一本书,破译这一个个简单汉字的故事密码,不管是关于亲情的篇章,还是人生哲理和启迪的文字,抑或保护和传承中华美食文化的书写,总之关于食物的记忆总是绵长的。而世界上最极致的口味,永远都是妈妈的味道。

那么,让我们关上书本,沉浸在美食背后的故事中,走进生活吧。

漫谈《渝城九章》

活泼的文字和相应的图片勾勒出一幅幅母城曾经的相貌,犹如一部鲜活的纪录片,让读者在愉悦的阅读中,不知不觉地完成了一次渝中母城人文历史的寻踪之旅。

综观这部散文集,不是仅讲母城故事,也不是单叙母城历史,而是一部具有文学性的渝中母城的导游词。作者就是导游,他用笔做话筒,带领众多读者在三千年人文历史的母城诗意地漫游,感受反复变换的历史云烟、山环水绕的壮阔天地。

作者有自己的眼光和独到的视角。把母城某些传说、典故、人文加上自己念兹在兹的探索、思考,变成心里流出的文字。《渝城九章》结合作者对母城人文历史的掌握、认知,在众多的资料中爬梳剔抉,独辟蹊

径,从“上天赐予的福地”“赵云中军帐与朝天门灵石”“李严城大城与东门往事”等八个方面切入,把看似不搭界的人文、地理、历史有机地结合,娓娓道来,既提纲挈领地贯穿母城的前世今生,又宏观而全面地介绍了母城,并融入了近些年的历史文化新发现。

作者有其得天独厚的条件。土生土长在这里,从小即浸润在关于渝中母城的传说和相关的文字图册中,同时还伴随着母城的街巷、房屋楼舍,乃至路桥坡坎、花草树木的变化而逐步成长。从小到大,读书、工作、生活都在这长江、嘉陵江怀抱的渝中半岛上。于是才驾轻就熟地从心底里流出了这部与其生命、成长胶着的书写母城渝中的作品。

